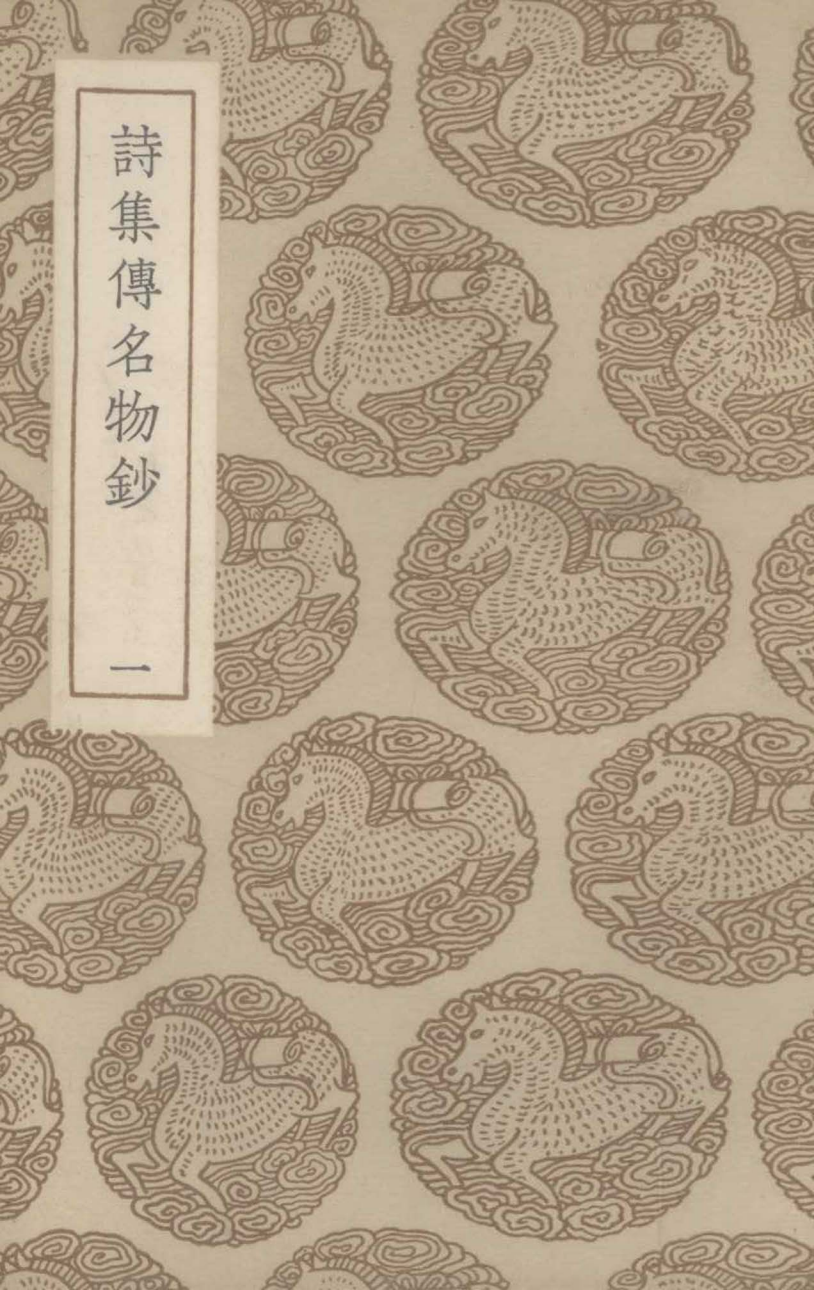


詩集傳名物鈔

一



詩集傳名物鈔

(一)

許謙撰

重刻詩集傳名物鈔序

吾郡理學之傳。莫盛於宋。迨元延祐中。許文懿公以講學名一時。而薪傳賴以不墜。世所稱白雲先生是也。是書多採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未嘗株守一家。故名之曰鈔。謹案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受業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補集傳之闕遺。至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之義也。今從通志堂經解所刻本。校付梓人。仍舊釐爲八卷。先生雖王文憲弟子。而於文憲所刪國風三十二篇。獨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視彼硜硜然別戶分門。而罔知博取於人以爲善者。其相去奚啻天淵耶。此外有讀書叢說六卷。又讀四書叢說四卷。俟覓有善本。仍當次第開雕。俾世之窮經者知所參考焉。同治八年秋九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爲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廁子名于其閒。子曷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尙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閒。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

傳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獬首鸞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辯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夫啓其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王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于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己卯六月戊子朔。友生吳師道序。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一

元許謙撰

綱領

○大序孔穎達疏。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和胡臥反。後凡孔穎達疏。雖引他書。但云疏。若今自引他經而下連疏字。則他書之疏也。餘所引書。皆放孔疏例。○疏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爲甚辭。故不言政也。○傳疏山於反。數色角反。

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爲歌聲。安舒而樂易。聽其音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爲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其上之煩苛。怒其上之暴虐。故發爲歌聲。怨恨而忿怒。聽其音之怨怒。則知其世之亂矣。求其本。則以爲政之乖繆於常道故也。亡國之人。哀其危亡。思其愁苦。故發爲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其國之必亡矣。推其因。則以民困窮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存。將必亡者也。

疏莫近於詩。言詩最近之餘事。莫先之也。公羊傳。莫近於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傳艾音刈。○朱子語錄。問謂周公爲先王。恐讀者有疑。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語錄。風雅頌。是詩人之格。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之類。風雅頌。

名既不同其聲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曰。詩有是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采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美惡。○傳分扶問反。○語錄。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比則卻不入題。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語錄。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非賦便是比。非比便是興。風雅頌卻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緯于貴反。串古患反。○子金子下以風刺上。風字只作平聲讀。意好。○語錄。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爾。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疏。動聲曰吟。長言曰詠。○書子金子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教胄子之事。詩言志至律和聲。典樂之事。然教胄子亦以樂也。○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瞽矇掌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注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大師。教

之詩教瞽矇也。無目睽謂之瞽。有目睽而無見謂之矇。無目睽謂無目之睽。脈矇謂矇矇然有睽脈而無見也。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靈臺疏。矇卽今之青盲。大音泰。矇音蒙。睽丈忍反。○史記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漢律歷志。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蕤。三分大蕤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三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律呂本原。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之實。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故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大蕤八寸。南呂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鍾四寸六分六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是則宮及黃鍾最長。故聲濁。羽與應鍾最短。故聲極清也。大音泰。族千候反。洗。穌典反。應於証反。蕤如追反。亡音無。射音亦。中音仲。○周禮傳。聞古莧反。○論語傳。漬

疾賜反。○語錄問詩可以觀。論語集注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跡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注云。怨而不怒。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辭。委曲柔順。不恚地疾怒。○三復息暫反。妻七計反。○語錄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思中來。終無益。○上蔡泥奴計反。掇都奪反。

國風一

傳○肄羊至反。

周南一之一

傳○雍於用反。辟蒲亦反。○子金子通鑑前編。棄爲唐虞后稷。佐禹治水。教民稼穡。堯封於郃。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路史謂稷生釐。釐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曰。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案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組紺。諸整。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整。四世。遂爲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后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其亦誤矣。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旁國多歸之。古公生王季。歷王季卽位。數伐戎有功。商帝乙賜之。

圭瓚拒鬯爲侯伯。王季薨而文王嗣爲西伯。伐密須而徙都程。又伐崇作豐邑。而徙都之。邠湯來反。密竹律反。釐與邠同。爾吉典反。組子古反。紺古暗反。盪之由反。瓚才旦反。○王應麟伯厚詩地理攷異。郡國志美陽有周城。括地志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左傳注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卽大王城。郡國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岐山縣置漳川縣。貞觀八年改爲扶風。漳音章。

愚案邠在漢京兆武功縣渭水之南。縣西南二十二里有釐城。不窋之居。在唐慶州之地。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邠卽邠州。邠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公劉居邠。當夏桀之世。堯之八十一載治水功成而封后稷。至公劉遷邠。歷四百八十餘年。后稷受封之時。計已年老。而公劉遷後。又未知幾何年而終。惟不窋鞠兩世處公劉后稷之閒。而歷年之久如此。則史記之失。不言可知矣。古公之遷也。自邠而東南二百五十里至岐。其半有梁山。踰山而南。卽渭水也。循水可以達岐。其遷當殷王小乙之世。后稷初封其國。則謂之邠。不窋之徙。不知何以名其國。公劉之國。則謂之邠。至古公遷岐之後。始號爲周。爾王季之薨。當在帝乙七祀丙子之歲。其明年丁丑。文王之元年也。文王之三十一年。商紂卽位。四十一年。囚於羑里。四十三年。紂釋西伯而使專征伐。四十六年。徙都程。四十九年。甲子。徙豐。是時文王蓋已九十六歲。邇一年而薨矣。然則二南之詩。正作於都岐之日。而分周召之治。亦在都岐之時。以岐爲周召采邑。則在都豐之後歟。

史記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次弟大姒子十人周公居四勝殷之後封於魯留周輔政食邑於周而以子伯禽就封成王十一年公薨葬于畢諡曰文支子世邑於周○召實照反奭音適采倉代此宰二反鎬胡老反筦古滿反鄆侯古反

關雎

周南

一·文王宮中之人言文王后妃之德

經○東萊先生讀詩記后妃之德坤德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萬化之原一本諸此

關雎之詩兼美文王后妃之德而尤歸重於文王雎鳩之取興爲其摯而有別也關關而和鳴也既曰摯別而和則非專指一人而言固可見其一端矣君子有德有位之總稱意謂吾君子有聖德惟得有德之女乃可爲配蓋非文王之聖德則不能擇后妃之淑女非后妃之聖德則不足以配文王之君子今窈窕之淑女始可爲君子之好逑觀此兩詞則主於文王而言尤可見矣於其未得之也寤寐思之至於不遑寢處夫以宮中之妾御欲爲君子得配以爲我之內主而思之如此其切是絕無妬忌之萌是時宮中未被后妃之化非文王之德有以化之能如是乎及既得之也其容儀性行足以服衆心而副前日之所望故惟琴瑟鐘鼓以娛悅之觀友樂之爲言可見后妃不以崇高之位自亢有豈弟和柔欣然逮下之意故宮中之人得以友之樂之而上以端莊臨下下以恭謹事上之心悠然見於言外此則后妃之德化於人者而亦見平日漸漬文王之德之

深也。且寤寐求之而輾轉反側。思之切而近於哀矣。然宮中之人所自哀。娛之以琴瑟不足。而又繼之以鐘鼓。可謂樂矣。然亦宮中之人所自樂。后妃皆未嘗發於情欲之感。燕私之好。於文王無與焉。故孔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荇起興。取其柔潔。○或曰。朱子以關雎之詩。文王宮中之人所作。真有合於夫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旨矣。然詩疏以文王娶太姒在十三四時。大戴禮亦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抑文王生知之聖。其德固足以化於家矣。然年方幼沖。宮中乃先有琴瑟鐘鼓之設。宮妾之盛。而爲君子思其配。至於輾轉反側。若不可少緩者。則文王無乃邇聲色之太早乎。曰。非然也。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成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說者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稱元年。九年而卒。武王繼立。上冒文王之年。至十三年而滅商。又七年而崩。史記亦謂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故其年數如此。○歐陽子曰。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武王卽位。宜改元。反不改元。及滅商而有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子金子曰。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哉。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文王世子。合古書數篇爲一篇。其篇目尙在每章之首。與其終。而此章於上下文無所繫。此必俗傳之傳會耳。然則史遷安國。同得於西漢之

傳聞而二戴記禮同出於未審。疏詩者又緣此以爲說也。今以先儒辯析已定之論。文王未嘗改元。十三年實武王卽位之十三年。旣滅商七年而崩。在位共十九年。則是文王二十四而生武王。自可釋文王生子之蚤之疑矣。但武王生子之遲則不可通也。況太公以文王四十三年歸周。時文王年已九十。則武亦六十有七矣。不知復幾年而始娶邑姜。又豈理邪。故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五十四而崩。其說必有所自來。爲可信也。曰若是。則文王六十三而生武王。又有同母弟八人。子何以知其必然。亦他有所證邪。曰以二者之言。揆之事理。擇其所長。不得不從竹書爾。大明之詩。周公所作也。其陳序王季文武前後。次弟井然甚明。自三章至六章。皆言文王有國娶莘生武王之事。其四章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初載卽文王卽位之初年也。蓋上章旣言文王小心事上帝而受方國矣。而此章之端。則曰天監在下。有命旣集。繼曰文王初載。則所謂天命之集者。正指文王之身也。其下章親迎于渭。造舟爲梁。皆其自爲。無受命於王季之意。況周之世于始爲造舟。其後豈得遂定爲天子之禮乎。是旣爲君而親迎明矣。文王四十七卽位。居喪三年。其娶蓋在五十之後。先已生伯邑考。則六十三而生武王。理亦有之。女妻乃能孕字。下又生子八人。則太姒之年少爾。此以經爲證者一也。皇王大紀。謂王季百歲。是五十四而生文王也。通鑑外紀。謂大王百二十歲。尙見文王之生。是六十五六而生王季也。則是太王王季之娶皆遲。又何獨疑於文王邪。此以史爲證者二也。蓋太王王季文王。皆賢聖之君。而太姜太任太姒。又皆賢聖之配。淑

女之擇固未易得。所以有是歟。由是觀之。則關雎之詩。從今說。可以判然無疑矣。

傳○一章語錄。王雎。見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閒之鳩。差小而長。雌雄常不相失。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鸚鵡。鸚鵡是沈鷺之物。無和樂意。蓋摯與至同。言情意相與深至而末嘗狎。便是樂而不淫意。○鷺鳥兮反。疏。鳬似鴨而小。長尾。背有文。又曰。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鷺鷥也。○別必列反。乘食證反。閒音閑。疏。幽閒幽深而閑靜。○太似有莘國之女。地理攷異。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處昌與反。此句是足興意。非管好逑也。迷見匡解。和樂恭敬。只就摯而有別說上兩句。○匡衡之言。形乎動靜。以上專釋窈窕淑女。貞亦幽閒之意。是窈窕也。淑即經淑字。不貳其操。言常勁貞潔而無閒也。情欲之感。則有褻狎之容。而貳於貞。宴私之意。則生惰慢之氣。而貳於淑。無介不形。則實能致之而不貳其操矣。夫然後以下釋君子好逑。

白虎通。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六紀爲三綱之紀。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紀助也。

二章。李氏樗適仲講義。苻黃花葉似蓴。毛氏傳。苻菜以事宗廟。疏。周禮四豆之實。無苻。陸璣疏。霽其

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卽煮。

詩中託物起興。雖於下言之事。多不相關。然凡言采取之物。亦必本自有所用。如采荇雖不須言薦宗廟。然荇自是可案酒者。故人曾采而詩人亦言之。若無所用而人不采。則詩人亦不言也。後凡釋其物爲其用者。皆謂其物所常用。非必關於詩也。

三章。亨普庚反。○詩記。芼則以熟而薦之也。芼以薑桂。嚴粲坦叔詩緝。芼之謂爲羹。內則芼羹。注云。菜。○陳陽樂書。琴或謂伏羲作。或謂神農作。或謂帝俊使晏龍作。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期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弦有五。象五行。腰廣四寸。象四時。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暉十三。象十二律。餘一以象閏。蓋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又云。大琴二十弦。中琴十弦。小琴五弦。舜彈五弦之琴。或謂七弦。自陶唐時有之。或謂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或謂文武各加其一。○樂書。瑟或謂采犧作。或謂神農晏龍作。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鼓叟判爲十五弦。或謂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之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爲二十五弦。蓋五十弦。大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弦。十五弦。小瑟也。有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蓋卽中瑟也。○樂書。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虞夏之時。大謂之鏞。小謂之鍾。周制。大謂之鍾。小謂之鎛。虞縣一鍾。謂之特鍾。一虞十二鍾。謂之編鍾。堂上擊黃鍾特鍾。而堂下編鍾應之。鍾伯各反。虞求許反。○樂書。鼓始於伊耆氏。少皞氏冒革以爲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

之謂之縣鼓。周禮鼓人教六鼓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此常樂也。餘五鼓各有所用。

二章謂本其未得而言。下云則當左右流之。則當寤寐求之。三章謂據今始得而言。下云則當采擇亨芼。則當親愛娛樂。宜去四當字。則於本據二字意爲順。○題下匡衡言品物遂而天命全是兼人物而言。謂此效皆原於昏姻之正也。下理萬物之宜上應此句。

序○姆莫候反。珩下庚反。璜胡光反。琚紀余反。瑀于矩反。中節竹仲反。

朱子分出大序而別留小序。愚謂自后妃至用之邦國下。接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是關雎正序。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國風序。關雎麟趾至王化之基。是二南序。

葛覃

周南

二·后妃自作絺綌賦其事及歸寧之意。

經○一章毛氏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二章毛氏莫莫成就貌。○詩緝婦人驕侈之情何極。苟萌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服之無數。可見后妃之德性。後世后妃以驕奢禍其族。皆厭心爲之。

此詩蓋后妃已成絺綌之服。將歸寧而追賦之也。春葛方盛。未可刈漙之時。后妃已念念于此。往而觀之。見黃鳥飛集和鳴于叢木之上。於以見和氣薰蒸物各得所之意。及葛之成也。卽刈之。漙之以爲絺綌。絺綌夏服也。夏深葛成而方刈。旣成服而服之。可見勤於女事。不失其時。及將歸寧。則必謀之姆師。告之夫君。至於澣濯微事。亦且咨詢而不置。其勤儉恭謹之德。備見於詞氣之間。

則文王刑于寡妻之效尤著於此矣。

傳○一章爾雅翼葛生山澤閒蔓延牽其首至根可二十步○疏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疏皇

黃鳥黃鸝留一作黃鸝

離留

或云黃栗留幽州曰黃鸝又名倉庚商庚鷺黃楚雀齊人曰搏黍○搏徒端反

一鳥十名

○二章厭於驗反垢古后反○三章毛氏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

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疏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女出嫁姆從之女
子自少常教習故曰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姆莫候反○
陸德明釋文攔而專反煩攔猶撻莎也撻奴禾反莎素禾反去丘呂反○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
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注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雉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
質五色成章曰搖闕者屈也王后之服刻繪爲之形如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褱衣畫翟揄翟畫
搖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而翟數皆十二鞠衣黃桑服也薦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
及賓客緣衣御于王及燕居褱衣揄青闕赤鞠黃展白緣黑公之夫人褱衣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
之夫人闕狄其翟如夫之命數其下內外命婦鞠衣則九嬪孤之妻展衣則世婦卿大夫之妻緣衣
則女御士之妻也上皆可以兼下褱音暉揄音搖鞠居六丘六二反展張彥反緣當爲緣吐亂反翟

音狄翟音暉

此詩前二章雖各三句連文而每二句一韻前二章上二句皆無韻而每章中二句萋飛莫濩私